文史哲论丛
Literature, History and Philosophy
ISSN Print: 3079-5400
ISSN Online: 3079-5419
https://doi.org/10.63313/LHP.8052

善恶共生的双重镜像：《化身博士》人性二元的文学伦理学书写

万伟玲

南宁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广西 南宁

发布日期：2026年8月28日

摘　要

作为斯蒂文森探讨人性二元论的经典作品《化身博士》，其中所蕴含的伦理主题长期受到学者的关注。本研究依托中国学者聂珍钊的文学伦理学批评理论，借助斯芬克斯因子与伦理选择这两大维度，探究小说中人性二元的伦理书写。研究发现，斯蒂文森将抽象的人性二元，即理性与欲望、善与恶具象化为杰基尔博士与海德先生的一体双面形象，二者作为人性因子与兽性因子的共生体，构成了相互依存的辩证关系。杰基尔博士的一系列伦理选择，不仅呈现了人性二元从可控到失控的动态演变过程，更折射出维多利亚时代下道德压抑与中产阶级虚伪的社会伦理困境，并传递出善与恶共生但需要以理性作为约束的伦理启示，为当代个体面对欲望与道德冲突时提供理性的实践参考。

关键词

《化身博士》；人性二元论；文学伦理学批评；斯芬克斯因子；伦理困境；伦理选择

The Dual Mirror of Coexisting Good and Evil: The Literary Ethics of Human Duality in *The Strange Case of Dr. Jekyll and Mr. Hyde*

Weiling Wan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Nann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ning 530100, China

Abstract

As Stevenson's classic work exploring the duality of human nature, *The Strange Case of Dr. Jekyll and Mr. Hyde* has long attracted scholars' attention for its ethical theme. Drawing upon Chinese scholar Nie Zhenzhao's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ethical portrayal of human duality in the novel through two dimensions: Sphinx factor and ethical choice. The study finds that Stevenson concretizes the abstract duality of human nature (reason vs. desire, good vs. evil) into the dual-faced persona of Dr. Jekyll and Mr. Hyde. These two entities, rational factor and

文章引用：万伟玲. (2026). 善恶共生的双重镜像：《化身博士》人性二元的文学伦理学书写. 文史哲论丛, 2(2), 20－25. ISSN Print: 3079-5400, ISSN Online: 3079-5419.
DOI: 10.63313/LHP.8052

animal factor form an interdependent dialectical relationship. Dr. Jekyll's ethical choices, not only depict the dynamic evolution of human duality from controllable to uncontrollable, but also reflect the social ethical predicament of moral repression and middle-class hypocrisy in the Victorian era. It also conveys the ethical revelation that good and evil coexist yet require rationality as a constraint, offering contemporary individuals a rational ethical reference when confronting conflicts between desire and morality.

Keywords

***The Strange Case of Dr. Jekyll and Mr. Hyde*; human duality;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Sphinx factor; ethical predicament; ethical choice**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Erytis Publishing Limited.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引言

罗伯特·路易斯·斯蒂文森是 19 世纪英国新浪漫主义文学的代表作家之一。他的作品常融合冒险与悬疑的叙事框架，围绕“人性二元论”的主题，善于在跌宕起伏的情节中挖掘道德与人性的复杂面，语言精炼且富有张力。他认为每个人内心都存在善与恶的双面性，二者并非对立而是相互依存的整体。而这一点在《化身博士》这本小说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故事讲述了伦敦著名博士亨利·杰基尔为摆脱道德约束而研发出一种特殊药水，喝下后便会变身成放纵恶魔本性的海德先生。起初他尚能掌控变身过程，但随着海德的力量逐渐变大，其变身开始失控，最终杰基尔彻底丧失了主导权，在无法摆脱海德的绝望中写下真相后自杀。小说以悲剧结尾给读者呈现了人性善恶共存的本质与道德约束的重要性。

现有学者多从社会现实批判、叙事技巧、双重人格、身份建构及伦理意识等角度切入研究这本小说。陈榕（2007）、曹硕和苏艳娇（2011）、王卫新（2019）聚焦维多利亚时代的社会现实，批判小说中揭露的道德压抑、中产阶级虚伪，同时涉及信用经济、男女两性关系等社会议题。付焱（2009）、郝志琴（2010）、高小娟（2012）围绕小说中的叙事艺术，如三重叙事结构、全知视角、有限视角、不可靠叙述及书信体格式，凸显叙事技巧对深化主题与制造悬念的作用。刘家华（2010）、王晶晶（2010）、平君（2018）、赵淑云（2018）、李云娇（2019）借助弗洛伊德的人格结构理论、诺尔多的退化理论、卡伦·霍妮的精神分析法等理论工具，剖析主人公人格分裂的本质、心理机制及形成原因。钟洁和李靖（2022）从社会语言学视角切入，探讨小说中语言运用与主人公双重身份建构的关系，挖掘身份背后的社会文化意义。陈嘉（2018）、刘曼玲（2018）、吴业贤和李碧芳（2019）立足文学伦理学视角，围绕伦理环境、伦理意识、伦理选择等议题，阐释主人公的道德困境与悲剧本质。

上述研究虽有从文学伦理学视角出发，但多侧重于私利性伦理意识和伦理环境下的善恶选择，未深入探讨人性二元的伦理价值。因此，本研究聚焦文学伦理学批评下的斯芬克斯因子与伦理选择维度，通过剖析药剂变身、暴力冲突、自杀抉择等伦理场景，探讨人性二元的相互制衡。

文学伦理学批评是由中国学者聂珍钊（2014）系统提出，核心内涵是回到文学的历史伦理现场，通过细读文本中的伦理现象与人性描绘，揭示作品中的伦理价值与精神启示。斯芬克斯因子是该理论解读人性的核心工具，由人性因子（即理性、道德）与兽性因子（即非理性、欲望、冲动）构成，二者共生共存；伦理选择则是该理论的最终落点，聚焦人物在伦理困境下的价值抉择。

2. 人性二元的伦理具象化

斯芬克斯因子理论认为完整的人性由人性因子与兽性因子共同构成，二者的占比关系决定个体伦理的存在形态究竟是善还是恶。小说中，作者斯蒂文森通过杰基尔博士与海德先生的一体两面形象，将抽象的人性二元问题转化为具象的伦理选择，使善与恶、理性与欲望的对立和共生得以直观呈现。

2.1. 人性因子规约下的绅士伦理形象

杰基尔博士的形象是人性因子主导下的伦理存在。作为伦敦著名的医学博士、法学博士、皇家学会会员等多重身份，他拥有声名显赫的社会地位、严谨负责的职业操守以及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始终以理性和道德规范约束自身的行为，成为维多利亚时代中产阶级绅士的伦理典范。他热衷于慈善事业、恪守社交礼仪，将体面与声誉视为毕生追求。这种对自身行为有着严格制约的伦理形象，本质上是人性因子对兽性因子的有力制衡。杰基尔博士深知自身内心潜藏着寻欢作乐的欲望，但在社会伦理规范与自我道德要求的双重约束下，他长期压抑着这份本能冲动，始终以理性主导、道德自律的形象立足于社会。其行为选择与人格的呈现，集中体现了人性因子作为伦理核心的引导与约束作用。

2.2. 兽性因子失控后的人性伦理异化

与杰基尔博士形象所相对的是海德先生兽性因子主导下的伦理异化形象。他外形丑陋不堪，形态畸形且异乎寻常，人们见到他时本能的厌恶与恐惧，甚至他一出现便会给人阴气森森的感觉。这些生理层面上的非人性特征，恰是其内在兽性因子压制人性因子的外在投射。只要儒雅的杰基尔博士变身为邪恶的海德先生，行为上，海德先生就彻底摆脱了道德与理性的束缚：街头上，他无缘无故踩踏小女孩却毫无愧疚，反而异常兴奋，仅凭一时暴怒便用手杖残忍杀害了凯茹爵士，并以狂热的大脑激动地计划下一次凶行。其恶行从轻微施暴升级为蓄意杀人，全程遵循快乐原则，完全受欲望与冲动支配。海德的存在无需承担任何社会责任，无需顾及道德批判，他的每一次出现都是兽性因子的极致释放，而其恶行的逐步升级，也揭示了兽性因子脱离人性因子的制衡后，对伦理秩序的毁灭性破坏。

2.3. 二元因子相互制衡的辩证伦理关系

杰基尔博士与海德先生并非相互割裂的两个个体，而是人性二元的伦理辩证整体，二者共同使用同一躯体，相互依存，构成不可分割的共生体。正如杰基尔博士对于案件交代的自述中说到：人事实上不是单一的，而是二元的。聂珍钊（2011）指出人性因子作为高级因子能够控制兽性因子，从而使人成为有伦理意识的人。在小说中，杰基尔内心的挣扎源于人性因子对兽性因子的压制，而他研发变身药剂的行为，本质上是试图将天然共生的二体相互分离的一种错误尝试；海德的存在则依赖于杰基尔的物理身体与社会身份作为庇护，他欲望的释放恰恰填补了杰基尔被压抑的本能需求。这种共生关系决定了二者的伦理辩证：人性因子试图约束兽性因子的泛滥，兽性因子则不断冲击人性因子的防线，二者的相互制衡既构成了人物的内心冲突，也成为人性二元本质的核心体现，即善与恶并非绝对对立，而是同一人性中相互交织的两个维度，尝试将二者割裂的行为终将导致伦理秩序的崩塌。

3. 人性二元的动态冲突化

伦理选择是人性二元动态冲突的具象体现。小说中，杰基尔博士的每一次伦理选择都直接牵动人性因子与兽性因子的力量制衡，从最开始小心翼翼的试探到逐步升级的冲突，再到最终的悲剧结尾，这一递进过程恰恰印证了文学伦理学批评中所提及到的伦理选择塑造个体伦理命运的核心认知，即个体的伦理选择不仅是二元冲突的催化剂，更是其伦理本质的最终体现。

3.1. 善恶分离尝试中的初步伦理冲突

杰基尔博士研发变身药剂的伦理选择，是其人性二元冲突的初始试探，但此时善与恶的二元关系尚处于可控状态。聂珍钊（2011）强调伦理选择使人真正脱离了低等生物界，变成了与野兽相区别的、伦理的存在。作为人性因子主导的英国绅士，杰基尔的伦理选择本应该体现出理性对本能的约束作用，却因对欲望的妥协而陷入了分离善与恶的认知误区当中。他既渴望释放被维多利亚时代道德规范所压抑的本能欲望，又不愿放弃自身的社会声誉与地位，这种内心矛盾促使他做出分离善恶的伦理选择。他向某药品批发公司购进一大宗盐类，通过反复试验，最终研发出一种药水，而他在欲望的驱使下鼓足勇气喝了下去，最终将兽性因子以海德的形象释放了出来，但海德是不受道德约束且无人可以查清的存在，既满足了欲望又规避了道德谴责。变身的初始阶段，这种选择所带来的二元冲突温和且可控。杰基尔博士能自主掌控变身时机与时长，海德的恶行仅局限于轻微施暴，如踩踏小女孩，且事后被人们抓住时会借助人性因子主导的杰基尔形象进行补救，如支付赔偿金。此时，人性因子仍占据主导地位，兽性因子的释放只是有限度的试探，善与恶的二元之间形成了一个释放、约束再到补救的闭环，冲突尚未突破伦理道德和人性的底线。

3.2. 私欲纵容引发的伦理秩序失衡危机

暴力场景的接连出现，标志着人性二元的冲突进入高潮，兽性因子逐渐突破人性因子的约束，呈现出失控状态。冯涛（2024）提出自由选择服从个人欲望，容易失去理性而进行错误选择。杰基尔明知海德的恶行违背伦理道德，却因贪恋欲望释放出的快感，而一再纵容变身行为，甚至为海德提供庇护，还狂热地计划着下一次的恶行，这种放弃理性约束的自由选择，直接导致二元冲突的最终失衡。从街头踩踏小女孩，到因口角便用手杖残忍杀害凯茹爵士，海德的恶行从那一刻升级为蓄意谋杀，其背后是杰基尔伦理选择的动摇与妥协。兽性因子在一次次释放中不断壮大，变得愈发难以控制，而人性因子的约束力量逐渐减弱，杰基尔的忏悔也从主动补救沦为被动自责。每一次恶行都是兽性因子对伦理秩序的冲击，而杰基尔的纵容则加速了人性因子的衰退，二元冲突从可控制衡最终变为不可调和。

3.3. 人性二元冲突激化的悲剧性结局

杰基尔选择自杀的伦理抉择，是人性二元冲突的最终落幕，也是失控的必然结果。随着兽性因子的持续壮大，变身时机逐渐失控。杰基尔无需服用药水便能自行转变为海德，甚至在睡眠中也会自动变身，人性因子由此几乎丧失了对身体的主导权。此时，他面临一个最终的伦理选择：要么任由海德彻底吞噬自我，沦为不受道德约束的恶魔；要么以生命为代价，终结兽性因子的肆虐。杰基尔最终的选择是自杀，这一抉择本质上是人性因子的最后坚守。他以自身的死亡为代价，终止了兽性因子的进一步罪恶，也印证了善与恶不可分割的伦理本质。当人性二元的冲突最终突破临界点时，悲剧性的结尾也许成为唯一出路，而这一落幕也深刻揭示出人性二元一旦脱离理性的约束，终将会走向自我毁灭式的结局。

4. 人性二元的时代价值化

《化身博士》中人性二元的伦理书写，并非单纯的人物悲剧叙事，而是兼具时代针对性与启示性的价值载体。从文学伦理学批评的视角来看，这种书写既描绘了维多利亚时代的伦理困境，又揭示出关于人性本质的伦理启示，更通过文学文本的传播实现了伦理实践价值。

4.1. 维多利亚时代下的社会伦理困境

杰基尔与海德的二元冲突，本质上是维多利亚时代伦理困境的具象化。冯涛（2024）认为文学通过

呈现伦理选择，能让读者替代性地满足心理需求。小说中维多利亚时代严苛的道德规范压抑了个体的正常欲望，杰基尔的伪装与海德的放纵，分别对应了中产阶级对尊重需求的过度追求与对本能需求的极端释放。19 世纪的英国，中产阶级主导的社会推崇严苛的道德规范，将欲望、冲动等本能视为恶的化身，要求个体压抑天性以维持秩序与体面，这种道德压抑从而形成了普遍的社会伦理困境：表面的道貌岸然与内心的欲望泛滥形成了明显对立。杰基尔的绅士伪装与内心挣扎，正是中产阶级虚伪道德的真实写照。他恪守社会伦理规范，却无法摆脱本能欲望的驱使，最终只能通过极端的方式寻求释放。而海德的肆无忌惮，则是对这种压抑的强烈反对。小说通过人性二元的冲突，批判了时代伦理对人性的扭曲。当道德规范异化为压抑天性的枷锁，而非引导人性向善的准则时，人性二元的平衡终将会被打破，伦理危机也随之而来。这种书写精准捕捉到了维多利亚时代的伦理矛盾，成为对特定时代下社会现实的深刻回应。

4.2. 善恶共生共存的人性伦理内涵

斯芬克斯因子理论工具揭示出人性因子与兽性因子并非绝对对立，而是同一身体中相互依存的两个维度，善与恶的共生构成了完整的人性。杰基尔试图通过药水分离二者的尝试，本质上是对人性本质的误解。他以为可以单独保留善的一面，却忽视了兽性因子是人性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悲剧的结局也正好印证了这一伦理启示：分离善与恶的结果不是善的纯粹化，而是恶的失控与人性的崩塌。同时，小说也揭示了理性制约的关键作用：人性二元的冲突并非不可调和，只要以理性为纽带，让人性因子引导并约束着兽性因子，就能实现二者的动态平衡。杰基尔的初始试探阶段之所以能够维持善与恶的平衡，正是因为理性仍在主导着他的伦理选择。但当他纵容欲望并放弃理性约束时，二元失控的悲剧便不可避免地发生。

4.3. 经典伦理书写的当代育人价值

人性二元的伦理书写，既彰显了文学伦理学批评的文本解读价值，也为当代个体的伦理实践提供了一定的启示。从文本解读这一层面来看，本研究借助文学伦理学批评的斯芬克斯因子与伦理选择维度，精准捕捉到了小说中对于人性的探索，证明该理论对经典文学作品的解读具有很强的适配性。它能帮助读者跳出双重人格的表层解读，深入挖掘文本背后的伦理价值，为文学批评提供了可靠的分析视角。从伦理实践这一层面来看，小说所体现出的伦理价值并未随时代褪色。当代社会依然面临着欲望与道德、自由与约束的二元冲突，而善与恶共生、理性主导的伦理价值，为当代个体提供了行为准则。既要承认自身天性中存在欲望，不刻意压抑或否定；更要以理性和道德为约束，避免欲望泛滥最终行为失控。这种跨时代的伦理启示，让小说的文学价值转化为了现实的伦理实践价值。

5. 结语

本研究以聂珍钊提出的文学伦理学批评为理论框架，借助其中的斯芬克斯因子这一理论工具，通过文本细读法，分析主人公杰基尔博士在维多利亚时代下面临伦理困境而做出的伦理选择，旨在探究小说中对于人性二元的伦理书写。研究发现，作者斯蒂文森以杰基尔博士和海德先生的一体双面形象给读者呈现出人性的二元本质，两者分别对应着以理性和道德占据主导地位的人性因子和以欲望和冲动占据优势的兽性因子，且两者是相互依存的共生关系。杰基尔从研发药水再到纵容暴力行为肆虐最终到自杀的伦理选择，完整勾勒出人性二元从可控状态转变到失控状态最终不得不以悲剧的形式终结自己的生命以恢复如初这一动态过程。除此之外，小说的伦理书写还呼应了维多利亚时代下的道德压抑和中产阶级虚伪的伦理困境，并向读者传递出善与恶共生，但必须要以理性作为控制的伦理启示，为当代个体应对欲望与道德的冲突时提供了重要的实践参考。具体来说，个体应当正视并承认自身天性中的欲望与理性是

共生关系，既不刻意压抑本能需求，也不纵容欲望脱离道德边界，需以理性为标准建立个人伦理行为准则，在面临欲望与道德相冲突时，以是否符合公共伦理，是否会伤害到他人权益为判断标尺，为自身行为划定一条清晰的道德边界，并保持自我反思意识，及时察觉欲望膨胀的苗头，主动纠正。

本研究也存在一定局限，即文本分析主要集中于杰基尔和海德的共生关系，对律师厄特森先生、兰年博士等次要人物的伦理选择及其对人性二元的伦理书写的衬托作用存在探究不足的问题。因此，未来研究可拓宽文本分析的广度，纳入次要人物的伦理选择，从而进一步丰富人性二元伦理书写的解读层次，为文学伦理学批评的理论应用提供更多的案例分析。

参考文献

[1] Stevenson, R. L. (1994). The Strange Case of Dr. Jekyll and Mr. Hyde[M]. London: Penguin Classics.

[2] 曹硕, 苏艳娇. (2011). 《化身博士》的两性解读[J]. 西昌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 23 (4), 48-51.

[3] 陈嘉. (2018). 迷失的科学人——《化身博士》之伦理阐释[J]. 太原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 19(1), 77-80.

[4] 陈榕. (2007). 野性的规训——解读 R.L.斯蒂文森的《化身博士》[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3), 78-82.

[5] 冯涛. (2024). 伦理选择与心理需求:探索文学伦理学批评的新维度[J]. 外国文学研究, 46(5), 94-106.

[6] 付焱. (2009). 双重人格的探讨与三重叙事的技巧[D]. 长春: 吉林大学.

[7] 高小娟. (2012). 解读《化身博士》——兼谈纳博科夫对《杰基尔医生和海德先生》的批评[J]. 中国校外教育, (3), 46.

[8] 郝志琴. (2010). 试析《化身博士》的叙述视角[J]. 甘肃联合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6(3), 32-35.

[9] 李云娇. (2019). A Psychoanalytic Study of The Strange Case of Dr. Jekyll and Mr. Hyde [D]. 新乡: 河南师范大学.

[10] 刘家华. (2010). 小说《化身博士》中弗洛伊德的人格理论[J]. 湖北函授大学学报, 23(5), 124-125.

[11] 刘曼玲. (2018). 杰基尔博士的沉沦与救赎——从文学伦理学视角解读《化身博士》[J]. 兰州教育学院学报, 34(5), 32-34.

[12] 聂珍钊. (2011). 文学伦理学批评: 伦理选择与斯芬克斯因子[J]. 外国文学研究, 33(6), 1-13.

[13] 聂珍钊. (2014). 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4] 平君. (2018). 卡伦·霍妮精神分析视角下《化身博士》主人公的人物解读[D]. 长春: 东北师范大学.

[15] 荣如德. (2024). 化身博士[M].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16] 王晶晶. (2010). 本我、自我和超我的斗争——从人格结构理论解读《化身博士》及《威廉·威尔逊》[J]. 赤峰学院学报 (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 31(9), 86-87.

[17] 王卫新. (2019). “我们干脆在银行里等他”: 《化身博士》与信用经济[J]. 外国文学研究, 41(5), 90-100.

[18] 吴业贤, 李碧芳. (2019). 文学伦理学视域下《化身博士》善恶关系的解读[J]. 洛阳师范学院学报, 38(10), 42-45.

[19] 赵淑云. (2018). “本我”的幻灭:《化身博士》的三重人格分析[J]. 兰州教育学院学报, 34(6), 26-27.

[20] 钟洁, 李靖. (2022). 语言构建的身份——从社会语言学角度看《化身博士》[J]. 牡丹江教育学院学报, (11), 18-23.